

## 那一夜 盲人演戲 盲人和明眼人看戲

專題報導

□記者蔡欣齡報導

「炸蝦捲劇團」本月二日首度在實驗劇場登臺，獲得臺下勁爆如雷的掌聲。說起「炸蝦捲」這奇怪的名字，團長黃月惠說：「不是都稱盲人是瞎子嗎？瞎子走路的時候，三、兩個人手搭著肩，像不像一串串的蝦捲？」而油鍋中的蝦捲，炸響之聲勢不可擋！

「炸蝦捲劇團」緣於今年八月底，本校盲生資源中心舉辦的戲劇研習營。校友王冠斐是此次演出的執行顧問，他表示，透過戲劇研習的課程，開發盲人的肢體動作，這是盲生資源中心「口述影像」工作的新嚐試。盲生資源中心於三年前開始研發「口述影像」，除了製作過電視劇「紅樓夢」、電影「紅玫瑰與白玫瑰」等，更多是屬於舞臺劇，尤其跟賴聲川「表演工作坊」有密切的合作。王冠斐表示，這一次的演出，將可以檢視過去製作口述影像的明眼人觀點。

由於「炸蝦捲劇團」目前尚未正式成立，因此這三個月來的排練成果，算是「暫告一段落的呈現」。盲生資源中心邀請「外表坊實驗團」的符宏征擔任導演，這個劇團是賴聲川「表演工作坊」所分出的子團。盲生資源中心也事先製作了希臘悲劇《米蒂亞》、現代劇《hide and seek》的口述影像，現場透過「視障輔助觀賞系統」供盲人聽取。

### 他們用聲音感覺彼此的存在

「嗚嗚嗚□嚕嚕嚕□啊啊啊□啦啦啦□」六位演員一起發出不同的聲音，在有限的空間中交叉走位，竟誰也不會撞到誰！這是希臘悲劇《米蒂亞》的開場。導演符宏征說，第一次指導盲人演戲，讓他想起最初學戲的心情，「因為一切動作都要重新訓練起，甚至不能使用明眼人認知的語言。」一般人用眼神、表情來演，但是盲人沒法用，所以導演讓他們用聲音感覺彼此的存在，用肢體、空間移動發揮彼此互動的敏感。

但是指導的時候還不能太小心哦，符宏征說：「因為如果太小心，反而會阻礙演員的

進步。」例如導演已經說過的事情，有時候不必因為演員是盲人，就要一直叮嚀，這樣反而會讓演員覺得不被信任。符宏征感覺得出，人在面臨學習障礙時，都會經歷自我保護與開放之間的矛盾；因此他說，這是一次難得的經驗，因為導演和演員一樣都在學習。

全盲校友楊聖弘說，導演常常會營造氣氛，讓演員感受到導演想傳達的情緒，然後演員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、演出來。關於戲劇的呈現方式，導演符宏征說，他不太要求戲劇的藝術性，而是思考：「戲劇對盲人有什麼幫助？」例如在現代劇的角色詮釋中，符宏征就希望他們對人生有深入的探看。

至於深入到什麼程度，則需要盲人從生活去體會。導演用了比平常更多的耐心，去發覺視障者的可能性，也因此他坦白地說：「能演跟演得好不好是兩回事，當導演發覺了任何的可能後，這個戲就會變成戲。」正如參與演出的盲生校友廖志萍所說：「有些感覺已經開始。」符宏征很高興看到他們演戲的癮已經上來。

## 開演

當天晚上七點三十分開演，就在距開演前二十分鐘，筆者與三位盲生校友穿越海報街，正要前往文館一樓的實驗劇場。那時候天色已經很暗了，沒想到走在海報街上的幾個人，彼此都認識，大家都是演員的朋友或同事。認識的人去看戲，或許不需要特定理由，可是不認識的人究竟為什麼要去看戲呢？

中文系的選讀生陳正盱就不認識任何一位演出者。陳正盱說，他以前看過舞臺劇，卻沒有看過盲人劇團的表演，「因此我想看看形式有什麼不同。」當天他看到了令他感動的「熱情」；一部份是演員散發出來的，一部份是從演員的親友身上看到的。

全盲校友楊聖弘說，或許明眼人要看的是「視障者的一種可能」。為什麼大家會覺得盲人演得好，那是因為盲人看不到，進而產生驚嘆道：「看不到竟然也能背臺詞演戲！」所以楊聖弘認為，此次演出最大的意義是盲人的「從不可能到可能」。

他發覺自從扮演過老先生的角色之後，當別人再度提起「老先生」時，他才有較為具體的感覺，要不然以前根本無法揣想老人家的形象。楊聖弘還藉由演戲得知過去所不知道的情緒表現，這對他的日常生活開始產生影響。楊聖弘說：「世界是一片模糊的

光影，但我樂於扮演一個影像世界的發現者。」

### 《米蒂亞》的復仇

希臘悲劇《米蒂亞》有一個淒慘的故事背景：米蒂亞是國王的女兒，她不顧家人的反對，跟一位外邦的壯士私奔到另一個國度；後來壯士認識了這個國家的公主，壯士想要恢復榮華富貴，於是拋棄了米蒂亞。米蒂亞憤而復仇，殺了公主、國王和自己的兩個小孩。導演擷取米蒂亞復仇前的片段，呈現米蒂亞的憤怒與掙扎。

當演員們分別換上紅色與綠色的希臘式長袍後，陸續坐成一排，合聲也轉趨一致，只有飾演米蒂亞的黃月惠臥伏在舞臺後方。米蒂亞突然仰天大叫，打斷眾人的合聲：「我希望從天降下的閃電，撕裂我的頭顱。我活著還有什麼用呢？我要在死亡裡尋找解脫，把這痛苦的生命甩在背後！」語畢，直立的身軀應聲倒下。很多觀眾都對這突來的一舉感到驚愕，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這一幕。中文四羅宛寧說，聽見米蒂亞剎時瘋狂的吶喊，她不僅渾身得到了釋放，也感動得想哭。

### 《hide and seek》

現代劇由三個片段組成，每一段都由一男一女飾演，演員的動作不大，而藉由對話，溝通彼此的感覺。

校友廖志萍與啄木鳥合唱團主唱張玉霞飾演一對夫婦。廖志萍一身家庭主夫的打扮，熟練地切著蘋果，跟張玉霞討論：「什麼是藍？」丈夫說：「一種顏色？可是一種顏色並不能讓妳看到藍色啊！」正在剝菜絲的妻子回答：「我只要說藍，然後我就看見藍啊。」「可是妳之所以看得見，是因為妳以前曾經看見過藍色啊。」兩人的對話相當富哲理，一番討論後兩人愉快地發覺，藍就是「藍中之藍」！

換場之後，輪到歷史四蔡欣哲與歷史二張瓊玉上場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似乎是一對「熟朋友」，男生坐著打電動，女生正在晾衣服。又是一番對話後，「我很高興你的高興。」「我很高興妳高興我的高興。」「我很高興你高興我高興你的高興。」接著下去當然沒完沒了，情節也在此告一段落，然而兩人莫逆於心的感覺，讓觀眾會心一笑。

。

緊接著，由校友楊聖弘扮演一位暮年的丈夫，他坐在客廳無聊地看電視、玩牌，當扮演妻子的黃月惠憶起往事時，他原本只是隨口回應一下：「那時我們在戀愛嘛！」後來隨著對話的牽引，丈夫也陷入了回憶中；同樣的臺詞，前後講來有不同的語氣。最後，觀眾也隨著演員的心境，跟著音樂沈入往日時光。

此時，燈光漸暗。當觀眾再度亮眼時，六位演員齊聚臺前謝幕，臺下觀眾默契般持續著掌聲……

